



公主的生日

——王尔德短篇小说选





公主的生日

——王尔德短篇小说选

〔英〕王尔德 著

范桂芳 译

看得见风景的新译本

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文库本)出版说明

独特的翻译塑造作品，塑造译者，也塑造读者。

就像——林少华以优美的中文让读者一直以来爱着一个并不存在的村上春树；潘帕半路出家，从《芒果街上的小屋》辗转到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举重若轻，如鱼得水。要说全然忠实和“准确”，他们全都不算，起码，林少华背叛了村上原文中的那一部分粗俗；潘帕压根没有经过专业的翻译训练。然而他们的译本有个性、有生命，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董桥先生说，高等译手是“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

本次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本着“年轻人译、年轻人读”的全新宗旨，望在林林总总已出版的世界经典短篇小说选中为年轻读者提供阅读

经典的全新体验。本套文库本精选爱伦·坡、马克·吐温、莫泊桑、王尔德、契诃夫、欧·亨利、杰克·伦敦、茨威格、芥川龙之介、菲茨杰拉德这十位短篇小说大师的名篇，邀请一批年轻译者，以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对作者语言风格的揣摩，用生动而具时代感、准确而更符合年轻人阅读习惯的中文译出。

也许这套文库本的翻译还无法达到“人约黄昏后”的境界而仅止于“人在屋檐下”，但每一个译本都倾注了译者的热情，渗透了译者的个性。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翻译，不仅仅在于译文谨小慎微的准确性和精确度，更在于它是否同时塑造了作品、译者和读者。

但愿这套短篇小说文库本能带给读者亲切感和阅读价值，也让读者见到与众不同的风光。

- 001 公主的生日
- 033 快乐王子
- 048 少年国王
- 071 夜莺与玫瑰
- 081 自私的巨人
- 088 忠实的朋友
- 106 了不起的火箭

- 125 没有秘密的斯芬克斯
135 当模特的百万富翁
145 亚瑟·萨维尔勋爵的
 罪行
203 坎特维尔庄园的幽灵

公主的生日

今天是西班牙公主的生日，她刚刚年满十二周岁。这天阳光明媚，照耀着皇宫花园的每个角落。

虽说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而且是西班牙的长公主，可是她也和穷人家的孩子一样，每年只能过一个生日。所以公主生日这天，自然应该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全国上上下下都把这看成是头等大事。果不其然，这一天确实是晴空万里。一朵朵条纹郁金香直直地挺立在花茎上头，远远望去像一排排士兵。它们神情傲慢地看着草地那边的玫瑰，好像在说：现在我们也和你们一样光彩照人。只只紫色的蝴蝶舞动

着带金粉的翅膀，在花丛中流连忘返，不错过一朵鲜花；就连小蜥蜴也从墙壁的缝隙里爬了出来，趴在岩石上晒太阳；火红的石榴受不了太阳的灼热，啪的一声裂开了嘴，吐出里面的石榴籽，颗颗鲜红欲滴。昏暗的拱廊里一排排格子架靠墙摆着，里面放满了淡黄色的柠檬。阳光明媚撒入拱廊，柠檬的色泽好似也变得更加丰润。白玉兰树上花骨朵颗颗饱满圆润，此时朵朵绽放，花瓣如象牙般润泽。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甜香气息。

小公主和她的同伴们一起在露台上散步。他们围着石制花瓶和长满苔藓的雕像玩捉迷藏的游戏。平时小公主只可以和自己身份相同的孩子一起玩耍，所以她永远都只能一个人玩。但是今天是公主的生日，国王破例一次，允许她邀请任何自己喜欢的朋友来皇宫里陪她玩耍。西班牙王公贵族的少男少女们个个身形纤细，举手投足间带着一股贵气，姿态优雅无比。男孩们头戴羽毛帽子，身穿短打斗篷，风一吹斗篷就迎风摆动；女孩们身穿拖地锦袍，长长的裙尾在身后摇曳，她们手持黑色和银色的扇子，遮去眼前炫目的阳光。但是最为优雅迷人的无疑是公主本人，她的穿着也最为高雅，遵循当时有些繁复的风格样式。公主身穿一件灰色的锦缎礼服，宽大蓬松的袖

子，裙摆上绣有许多银线，硬挺的紧身胸衣上缀满一排排圆润的珍珠。小巧的舞鞋上有两朵粉色的玫瑰，随着公主的步伐，在裙摆下若隐若现。公主手握一把粉色薄纱扇子，上面缀着珍珠。她脸形小巧，皮肤嫩白，一头浅金色的头发，上面还插了一朵美丽的白玫瑰。

国王一脸忧伤地坐在宫殿里，透过窗子看着外面花园里的公主。国王的弟弟阿拉贡的佩罗阁下站在他的身后，国王对他非常厌恶；国王的神父格兰纳达的大检察官端坐在他旁边。国王看着公主对朝臣们点头致意，庄重里还透出一股孩子气；他看着公主躲在扇子后面偷笑阿尔布克的公爵夫人，她一直陪伴在公主左右，神情总是那么严肃。国王看着公主，不禁想到年轻的王后，公主的母亲，于是变得更加伤心。就在不久之前，起码国王是这样觉得，王后从法国这个快乐的国度来到了西班牙。可是她受不了西班牙宫廷的沉闷压抑，公主出生仅仅半年，王后便香消玉殒。她甚至无缘得见果园里的杏花第二次绽放；无法采摘无花果树在第二年结下的果实。庭院中央那棵长满树瘤的老杏树如今已经不在，只剩得满院的绿草葱葱。国王对王后的爱如此深沉，甚至不忍让王后的

棺木离开他的视线。他命令一位摩尔人^①医生把王后的遗体用香料处理，因而得以长期保存。这个摩尔人原先被宗教法庭^②判了死罪，因为这时信仰异端邪说和施行巫术已被禁止。但他因为为国王效劳此事而有幸被赦免。皇宫里有一座黑色大理石的礼拜堂，十二年前一个狂风大作的三月天，僧侣们把王后抬到这里。现在她还躺在罩着绣花帷幔的棺木里，和十二年前一个样。每月一次，国王会穿上黑色长袍，手提布罩宫灯，来到礼拜堂，跪在王后旁边，呼喊着：“我的王后！我的王后！”有时候他会顾不得西班牙的宫廷礼仪（严格的礼数控制着西班牙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贵为国王也要受限于它，不能尽情抒发自己的丧妻之痛），极度痛苦地抓起王后戴着珠宝毫无血色的双手，狂乱地亲吻那妆容精致却已冰冷的脸庞，希望她能突然从沉睡中苏醒。

① 摩尔人：中世纪时西欧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北非伊斯兰教徒的贬称。历史上摩尔人因常被视为巫师而被悲惨地处死，并被认为是邪恶的化身。

② 宗教法庭：1478年由西班牙的共制君主——阿拉贡的费迪南二世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一世共同建立。旨在建立西班牙国内天主教信仰的统一，同时扩大王权，建立君主制，摆脱中世纪教皇权威的控制。宗教法庭的主要对象是在宗教上有离经叛道行径的嫌疑分子，特别是一些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宗教法庭融法官、陪审团、起诉律师和警方调查人的权力为一体，以其刑罚手段凶暴残忍和审理程序粗糙不公而臭名远扬。据估计，被宗教法庭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异教徒达两千多人。

国王觉得今天他好像又看到了王后，就像自己在法国的枫丹白露城堡第一次看到她时的样子。那时国王年仅十五岁，而王后更加年轻。那一天，在法国国王和整个王室的见证下，罗马教皇南希欧主持了他们俩的订婚仪式。国王随后返回了西班牙的埃斯库列尔，身上带着王后的一缕金发，脑海萦绕着他临别前的情形：他正要登上马车，王后低头给他行了吻手礼，稚嫩的双唇轻触到他的手背。不久以后他们在西班牙和法国交界处的小镇布尔果斯^①举行了婚礼，仪式办得有些仓促。回到马德里，国王为王后举办了盛大的入城欢迎仪式，在拉·阿托洽教堂按照惯例举行了大弥撒以示庆祝。随后是比往常更加隆重的火刑仪式，近三百名异教徒被宗教法庭判刑，其中还有很多是英国人。这些人被移交给刑吏，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

为了争夺美洲新大陆的控制权，西班牙此时正与英国开战。然而很多人都觉得是因为国王疯狂地爱着王后，才荒废了国事，进而毁了西班牙王国。国王几乎从不让王后离开他的视线：因为她，国王把国家大事全都抛诸

^① 布尔果斯：西班牙北部城市，历史上曾为卡斯提尔（Castile）王国的首都。卡斯提尔现为西班牙的一部分。

脑后,起码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如此。国王让热情蒙蔽了双眼,竟然没有注意到他想取悦于王后的种种努力都适得其反,精心策划的各种庆典反而加重了王后的病情。王后去世以后,国王有一段时间仿佛完全失去了理智。他甚至一度想要宣布退位,准备隐退到格拉纳达省特拉普派^①的修道院里去,反正他已经是这个修道院的名义院长了。但是一想到自己离开以后,小公主不得不仰人鼻息,受到自己弟弟的摆布,国王只好作罢。他的弟弟凶残无道,在西班牙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有人疑心王后的死就是阿拉贡的佩罗阁下一手策划的。据说他在王后去阿拉贡城堡做客时给王后献上一双有毒的手套,王后因此一命呜呼。王后去世之后,国王亲下御令,命举国上下守丧三年。三年过后,有朝臣觐言请国王与别国重修秦晋之好,国王断然拒绝。后来皇帝^②亲自下诏给他,提议把自己的侄女波西米亚的大公妃嫁给他,国王让大使回去复命,转告皇帝说他早已有婚约在身,妻子正是“悲伤”。虽然她不曾为自己生子,但是他爱她胜过

① 特拉普派:是欧洲天主教中西多会(Cistercian)的一个教派,以缄口苦修的集体生活而闻名。

② 皇帝: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27—1576),原为奥地利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国王。1564年即位。

“美丽”。这一回绝触怒了皇帝，他授意归正宗^①的宗教狂热人士革命造反，西班牙因而失去了富庶的尼德兰^②几省。

今天国王看着公主在露台上玩耍，和王后在一起的情形不禁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那是一种多么强烈、多么极致的快乐啊，然而它却又何其短暂易逝，让人不禁扼腕叹息。公主性格有些急躁，时而任性地甩甩头，双唇饱满透出一股骄傲，这一切的一切都和王后如出一辙——她会不时抬头往窗户这边望来，或伸手接受朝臣们的吻手礼，嘴边挂着迷人的笑容，全然一种法国式的优雅。然而孩子们尖锐的笑声让国王的耳膜发震，明晃晃的阳光似乎无情地嘲笑着他的痛苦，就连清晨新鲜的空气似乎也被污染——一丝香料的味道漂浮在空气中，若有似无，是那种保存王后尸体所用的香料——又或者这只是他的幻觉？国王想到这里，把头埋在了双手间。公主再一抬头，窗帘被拉了下来，国王走开了。

①② 归正宗：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以加尔文的宗教思想为依据，产生于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与安立甘宗和路德宗并称新教三大主流派。宗教改革起源于德国马丁·路德对教皇“赎罪券”的反对，最终扩大至欧洲的基督教大改革；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直接与罗马教廷决裂，宣布成立英国国教（圣公会）；在瑞典，加尔文创立归正宗；在西班牙控制的尼德兰地区则爆发了革命，最终诞生了荷兰。

公主失望地撅起了嘴，又耸了耸肩。今天是自己的生日，父亲应该多陪陪她才对。那些无聊的国事又有什么要紧的呢？还是父亲又去那个死气沉沉的礼拜堂了？那里灯火长明，但是父亲从不允许自己进去。父亲真是太笨了！外面的阳光多么明媚啊，大家看起来又都这么开心。而且现在离开就看不到模拟的斗牛表演了。听，号角都已经吹响了。更别提后面还有更精彩的木偶表演和其他节目。公主的叔叔和大检察官就聪明得多，他们已经来到了露台上，一一给公主道贺，言辞溢美。公主听了轻轻地点了点头，她扶着佩罗阁下的手，慢慢走下台阶。花园尽头搭起了一个宽敞的帐篷，全部用紫色的丝绸做成。其他的孩子严格遵守王室的规矩，尊卑有序地排成一排，跟在公主身后，名字最长的人走在第一个。

一群贵族少年，打扮成斗牛士的样子，衣着光鲜地列队出来迎接公主。年轻的缇莱拉·努瓦伯爵（他今年十四岁，长相俊美非凡）向公主弯腰脱帽致敬，动作中透出绅士天生的优雅和西班牙式的贵族气质。斗牛竞技场上搭起一个看台，看台上摆着一把镀金的象牙交椅，伯爵神情庄重，引领公主来到座椅前。其他的孩子们围着公主站成一圈，他们挥动着手中的扇子，开始交头接耳。佩罗阁下和大检察官站在门口谈笑风生。公爵夫人（大家都叫她侍从

女官长)身材单薄,表情僵硬,还戴着一圈黄色绉领。她今天似乎也不如往常那般脾气暴躁,长满皱纹的脸上掠过一个冷淡的微笑,两片薄唇毫无血色,嘴角却微微上扬。

斗牛表演非常精彩,公主觉得比她上次看的真的斗牛表演还要好看。那次是帕尔玛的公爵来拜见国王,为了表示欢迎,在塞维尔举行了斗牛表演。此时一群男孩们骑着装饰华丽的木马在竞技场里欢快地跑来跑去,手中挥动着挂满彩色缎带的长标枪;还有一些没有骑马,徒步走进竞技场,站在“公牛”前挥舞着手中猩红色的斗篷,“公牛”冲过来时他们就轻巧地跳过栅栏;说到这头“公牛”,看起来真是栩栩如生,简直就和真牛一模一样,其实只是用柳条和兽皮做成的。“公牛”在竞技场里跑着跑着就只用起两条后腿,真牛是万万不会如此的。“公牛”的表演十分精彩。孩子们激动得不得了,纷纷从长椅上站了起来,挥舞着手中的蕾丝手帕,高喊着:“公牛,漂亮!公牛,漂亮!”俨然一副小大人的样子。“公牛”和斗牛士们战斗良久,好几个木马被牛角刺中多次,骑手们也纷纷落下马来。最后,公主同意给公牛慈悲一击^①,年轻的缇

① 慈悲一击:为结束垂死时的痛苦而给予的慈悲的一击。斗牛时指斗牛士一剑刺中公牛的心脏,结束公牛的痛苦,故称“慈悲”的一击。

莱拉·努瓦伯爵抽出木剑猛地刺入“公牛”的脖子，力气之大使牛头立刻掉下，里面探出一张笑脸。这人正是法国驻马德里大使洛林先生的儿子。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竞技场被收拾干净，两个身穿黄黑制服的摩尔族侍从神情严肃，把残败的木马也拖了出去。幕间休息时有个法国杂技演员在一根紧绷的绳子上表演了走钢丝。竞技场中央搭起了一个小剧场，一幕由意大利木偶表演的半古典悲剧《索芙妮斯芭》^①开场了。木偶们表演得非常生动，姿态很自然，快要结束时公主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其他的孩子甚至哭了起来，大人们不得不拿来蜜饯果脯安慰他们。连大检察官也备受感动，他忍不住对佩罗阁下说这些木偶只不过是用木头和彩蜡制成的让绳子牵着动的东西，怎么会这么悲伤，而

① 索芙妮斯芭：迦太基在西班牙和北非战场的主将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的女儿，有倾城之貌，被称为迦太基第一美女。时值罗马与迦太基开战，努米底亚人的部落王国成为迦太基胜负的关键。此部落王国分为两派：一派以马西尼沙为首，一派以西法克斯为国王。西法克斯与迦太基素有嫌隙，而马西尼沙是迦太基的坚定盟友。索芙妮斯芭最初被许配给马西尼沙。但是后来迦太基在西班牙战场上失利，吉斯戈被迫求助于西法克斯国王，又将女儿嫁给了西法克斯。马西尼沙听闻怒发冲冠，遂转而投靠罗马大军。为罗马建立不少战功。后大平原一战，马西尼沙攻破西法克斯王国，俘获索芙妮斯芭，并与之结为连理。罗马方面担心马西尼沙因婚事转而效命迦太基，向他施压，索芙妮斯芭被逼饮下毒酒。

且还遭遇如此不测的命运，他实在是太难过了。随后上场的是一个非洲魔术师。他手里拎了一个扁平的篮子，上面盖着一块红布。他把篮子放在竞技场中央，从包头巾里抽出一根样子奇特的芦笛吹了起来。不一会儿红布就动了起来，芦笛声音越来越尖，两条金绿色的蛇从篮子里探出楔形的头，缓缓地升起来。它们随着音乐的节奏来回摇摆，就像水中的植物随着水流而摆动。孩子们被两条蛇带斑点的头顶和嘶嘶吐出的蛇信子吓得够呛，直到魔术师转而变别的戏法才松了一口气。他们看着魔术师从沙子里变出一小棵橘子树，上面开满漂亮的白花，还有一个个橘子挂在树上；他又拿了拉斯托斯侯爵夫人女儿的扇子，把它变成了一只青鸟，在帐篷里飞来飞去，叫个不停。孩子们看了简直乐得上了天。还有来自匹乐圣母院教堂舞蹈班的男孩们表演的米奴哀小步舞曲，舞蹈场面壮观，精彩动人。每年五月为了纪念圣母玛利亚，这样的表演都会在圣母祭坛前举行，但是公主却从未参加过。事实上，就在一个疯狂的牧师（很多人都怀疑是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收买了他）曾经试图把一块有毒的圣饼拿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后，西班牙皇室现在再也不去萨拉戈萨大教堂了。所以公主只是道听途说，得知“圣母的舞蹈”（大家都是这样称呼），今日一见果然精彩